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五十二回 哄愚人歸本主 做活局治服惡豪

話說小塘問老道叩頭的緣故，老道把在懷寧侯家治病除邪，因起發財物不見了，四個元寶無下落，苦受拷打，有了神人指教，前來叩請的話說了一遍，小塘說：「這件事情皆因你貪多無厭，我又不是神仙，如何能以明白，且是懷寧侯與我水米無交，我豈肯前去？你去另請明人去吧。」老道復叩頭說：「爺爺，空中神聖叫我請你，何處還有明人？若說和孫府無交，這不是他家的掌家，現拿孫老爺的名帖在此？」老管家在旁這才拿出帖來，躬身說：「相公，這是家主的請帖，望乞大駕光臨，替老道分明此事。」濟仙接過帖來一看說：「貴東主既來請我，少不的同你前去，有一句話可要先說明白，貴府雖係侯門，我乃文墨之人，須要以客禮相待，凡事依著我說，我方肯去。」管家說：「相公此去吩咐的話，全在小人。」濟仙把話講明，吩咐歐道起來，叫管家給他去了繩子，一齊出門，濟仙上轎，管家乘馬，小廝們跟定老道，直撲齊化門來。不多時到了花園門口，轎子落地，管家下了牲口，先跑進書房中，見了孫豹說：「齊相公來了，小的到他那裡，他並不問就知道去的意思，看來是個明人。依著小的，老爺出去迎接迎接。」孫豹說：「滿口胡言，吾乃公侯之貴，豈可輕身於他，叫他進來就是了。」管家說：「老爺何必太拘，他乃文士，與老爺無害，況咱正在用人之際，迎接迎接有何妨礙。」

孫豹聽了說：「也罷，我暫且迎他一迎，如有法力便罷，若是沒有，先打頓棍，叫他包賠四個元寶。」言罷，欠身出了書房，走到花園門口，小廝們向轎內言道：「老爺迎接來了，請齊相公快下轎吧。」小塘聞言這才出了轎子，一見孫豹笑面相迎說：「學生乃一介寒儒，輕進貴地，不打頓棍也就夠了，怎敢又勞貴步，還怕要包賠四個元寶咧。」惡豪聽罷心內發毛說：「我方才在書房中講的話，怎麼他會知道，這事真真的古怪。」想罷不由的欽敬起來，往前急走兩步，貓腰打躬，說：「大駕光臨，本當遠迎，接待來遲，望乞恕罪。」濟仙把手一秉說聲：「不敢。」二人攜手進內，在待客廳分賓主敘坐。

茶罷把盞，濟仙明知故問說：「學生一個寒儒，從未叩拜公門，今蒙尊帖相招，不知有何見諭？」惡豪聽了心中自忖，他開口兩句，如從我心內走了一般，如今他又問我請他的意思，我且囑圖答他，他若再參的透，我便信服。想罷開言說：「無事也不敢相煩，只因自不小心失了一宗財物，特請先生占算占算。」濟仙微微淡笑說：「學生哪會占算，不過是胡猜亂道，依我看來非是自不小心，還是自惹瑣碎。我算你有個陰人到此，進門犯了日乾，衝撞著花園的土地，勾引邪魔，鬧的家宅不安，四個元寶也是土地攝去，現埋在供桌以前，大人親自領人去剷便見真假。」

孫豹聞言待信不信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暫且失陪。」言罷下了客廳，叫小廝扛著鐵鍬，到了土地祠內，看了看墁地磚，平平正正，並無裂縫，惡豪看罷，心中不滿說：「小廝們且來刨刨看是如何。」小廝聽說，用鍬對準磚縫往上一掀，果然四個元寶盡在磚下，喜的個孫豹眉開眼笑，這才信服了濟仙，急忙來至客舍，一見小塘說：「先生真神仙也，若不是先生前來，歐道的冤屈如何得辨。」濟仙借著這話假意要走，說：「既然原物已有，學生就此告別。」孫豹連忙攔住說：「少坐片時，還有一言奉告，只因在下新娶一妾，看的日子不好，不知怎的招了邪祟，混的家宅不安，請來歐道除邪，不料又沒見了鎮壇的元寶。因我不明此事，追問歐道，幸有一位救命星官顯聖，叫把尊駕請來，一節可以辨明此事，二來能以斬妖淨宅。既然能知元寶的下落，足見高明，還求施展法力，把邪除了，就謝方才那四個元寶。」濟仙說：「學生有何法力，不過是以正除邪，既蒙大人台愛，敢不如命。但有一句話說，既叫學生除邪，學生的言語大人只得句句相從。」孫豹說：「這是自然的，一但有見教，無不從命，現有四個元寶在此，望先生笑納，少表敬心。」濟仙笑道：「大人休要小看學生。莫說四個元寶，就是萬兩黃金我也分毫不染，既承高情，贈與歐道一個以補他的冤枉，就當是學生領了情吧。」孫豹依言叫家人遞與歐道一個，歐道叩頭拜謝侍立一旁。

孫豹向濟仙問道：「先生擺壇是用什麼東西，吩咐出來，叫他們治辦。」濟仙說：「不用別的，只用一張香案桌、一桿黃幫長幡和文房四寶足夠了。」孫豹聽罷吩咐家人去辦，不多一時諸物齊備擺在廳上，濟仙提筆在長幡上寫了「招魂使者」四個大字，立在桌旁說：「孫大人，你是壇主，只得親自上香。」孫豹平日不敬三寶，今被微仙嚇怕，又被濟仙說破心事，不得不信，遂即淨手焚香，拜罷平身一旁站立。濟仙要知會微仙，從襪筒子裡抽出一根戒方往桌上便拍，一聲響亮，前後皆驚，微仙在樓上听的明白，知是濟仙來到，遂順著聲音來到廳上，濟仙看見，遂把聖人的言語念將出來，說道是：

孔聖之道，至正無偏。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。仗我儒教，要滅偏端。未除邪祟，先問根源。

招魂使者，即至廳前。遵吾法令，傾此長幡。速降速降，休要遲延。

念完把戒方又拍了一拍，微仙伸手把黃幡舉起，往兩邊亂晃，眾人看見幡動，不見人形，一個個嚇的齊往後退，把個孫豹嚇的躲在照壁之後，只是發呆。濟仙說：「莫要驚慌，這是招魂使者降臨，爾等在旁看我滅妖除邪。」言罷拱手躬身說：「無事不敢相煩，速把花園土地招來，我要問話。」微仙領命，手舉長幡往後而去，轉了一轉回至廳上，在暗中高聲言道：「土地到了。」濟仙把手一拱說：「土地公公請了。」微仙又在暗中裝了個土地說：「法師，招小神有何見諭？」濟仙說：「你職司土地，乃是一位家宅正神，為何縱放邪祟在此作耗，是何道理？」微仙說：「這事與小神無乾，皆是懷寧侯自惹之禍，因他行為不端，上天命他祖先把邪祟引來，不但作耗，還要追他的性命。」孫豹聽了這話更加驚慌，在照壁後邊說：「濟先生，借重金言，求土地公公救我一救。」濟仙回頭說：「不許高聲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罷又向空言道：「既然與公公無乾，且歸本位。」

又向招魂使者言道：「再勞尊使，把孫家的祖先招來，我好問話。」微仙聞言，手拿長幡出廳繞了個彎子回來，故意的吹了口仙氣，立時廳中發暗，陰風侵人。濟仙往下問道：「你是孫家的祖先麼？」微仙隨口答道：「陰魂乃孫豹的五世祖，不知明人招來有何吩咐？」濟仙回頭向孫豹言道：「這是你的祖先在此，過來跪了。聽我問話。」孫豹聽說，壯著膽子晚到香案以前，濟仙向空中問道：「你既是孫家祖宗，就該保佑子孫，卻是反招邪祟來，是何緣故？」微仙裝著陰魂言道：「這件事情並非陰魂的本意，只因我這孫孫不肯學好，硬搶有夫之婦，良心喪盡，神聖見怒，奏於玉皇，玉皇命我招引邪魔混亂家庭，不久還要追他的性命去見陰王，這是我門庭不幸，出了這等敗壞子孫，叫陰魂也沒有法了。」言罷悲悲切切，如有哭聲。惡豪也就淚汪汪的說：「祖爺爺，你好歹生個法兒救你孫孫的命吧。」說著叩頭在地嚶嚶痛哭，把一個暗中的微仙笑的說不出話來。濟仙恐怕笑的露了馬腳，連忙取筆在手上寫了「親筆供招」五字，暗與微仙一看，微仙心下明白，又裝孫家的祖宗說：「孫孫，你既苦苦哀求，知道改過，你可將自己的不是親筆寫招，我替你哀告神靈，奏知玉帝，不但家宅可以平安，也可以保你的性命。」孫豹正然嚇的沒法，聽說這話連忙答應，說：「祖宗若果救下孫孫的性命，孫孫情願寫招。」言罷，叫家人拿過筆墨紙硯，放在地下，就如犯人畫招的一樣趴在那裡提筆寫道：

畫招人名孫豹，只因不守本分任意胡行，在東嶽廟上搶了一個婦人，藏在樓上，俟望共借連理成為夫婦。誰知神靈不依，活要追命，今日親筆寫供，望乞消災，再不胡行。所招是實。

寫罷叫家人遞與濟仙，濟仙看了一遍，心中暗喜，說：「陰魂把你孫孫的供狀持去，速乞眾神轉達天庭，好與你家消災。」微仙答應一聲，接過供狀，吹了一口仙氣，但只見一陣旋風，那張供紙起在空中，轉眼之間蹤影不見，一些奴僕個個信服，孫豹站將起來仍躲在照壁以後觀看動靜，還沒半個時辰，微仙又裝起神來，變出一片黃雲直撲廳前，口中言道：「吾乃降妖神將，奉玉帝敕旨，與你家赦罪除邪，今往蝸牛居上降妖，爾等休要害怕。」言罷飄飄的竟往後去，去不多時忽聽得呼呼風響，一股黑氣真奔廳前，從那黑氣之中露出簸箕大的一隻毛手，還有一個尾巴，不住的亂跳。嚇的孫豹和一些下人抖衣而戰，你躲我藏。濟仙故意的站起身來，手舉戒方往桌下一打，只聽著響亮一聲，黑氣消散，遂向孫豹言道：「大人不必害怕，妖邪已除，學生要告辭了。」孫豹這才掙扎過來說：「先生休走，眼前雖說清淨，只怕妖精再來，求先生在舍下多住幾日，一來鎮宅，二來還要酬勞。」濟仙微微冷

笑說：「大人，不必多住，妖邪已經被我打死，從今再不來了。」